

● 主编 / 周乾

人性的迷失

——二十世纪世界丑闻纪实——

李建中 编著



●主编/周乾



李建中 编著

人性的迷失

——二十世纪世界丑闻纪实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证号：(皖) 01 号

责任编辑：张胜莲

封面设计：王国亮

人性的迷失
——二十世纪世界丑闻纪实
(二十世纪人类的历程文丛)
李建中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印刷：肥西县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2 万

版次：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162—2/K·351

定 价：7.50 元

印数：00001—08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序

人类作为世间万物之灵，拥有许多无与伦比的美德，诸如与人为善、平等互爱、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富贵不淫、刚正不阿等等，它们能催人奋起，创造辉煌。

同时，毋庸讳言，人类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如自私、贪婪、嫉妒、傲慢等等。对这些弱点，如若不能很好地予以约束控制，而任其自由泛滥、恶性膨胀，就将引发犯罪，轻则祸己，重则误国殃民。

本书即择取世界诸国由于人性迷失所致丑闻中的荦荦大端予以详细披露，诸如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不择手段；财迷心窍，鲸吞公款，营私舞弊，受贿失廉；弄权窃国，倒行逆施，独裁专制，纵暴害良；沉湎酒色，玩弄女性，穷奢极欲，作风腐败；见利忘义，践踏法律，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等等，不知凡几。

这些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丑闻昭示人们，要减少或杜绝此类丑恶现象的发生，必须不断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巴尔扎克说过：“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不让那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才是强者。”所以人只有克服自身的弱点，才能使自己日臻完美。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外在的约束监督机制，依靠新闻舆论和法制法规鞭挞、惩处那些胆大妄为者，警戒世人，切莫重蹈覆辙。作者编著此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李建中

1993年8月1日

目 录

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1)
曹锟贿选总统·····	(13)
南朝鲜“全”家大舞弊·····	(24)
洛克希德贿赂案·····	(37)
里库路特旋风·····	(56)
死无葬身之地的马科斯·····	(72)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案·····	(86)
从“驸马爷”到阶下囚的丘尔巴诺夫·····	(100)
纳粹党一手策划的国会纵火案·····	(111)
巴舍尔州长之死·····	(123)
案中有案的“发展路口”事件·····	(136)
风流主席帕金森·····	(150)
博卡萨倒行逆施劣迹斑斑·····	(161)
约翰逊服用禁药遭严惩·····	(172)
肯尼迪兄弟与性感女影星·····	(186)
招致灭顶之灾的水门事件·····	(198)
“伊朗门”背后的交易·····	(214)
国会山上爆出的“橡皮支票”案·····	(234)
拳王泰森凌辱弱女子·····	(245)
巴西总统科洛尔遭弹劾·····	(260)
后记·····	(271)

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因尿中毒一命呜呼，终年58岁。

死讯传出，国人无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南方起义各省更是“三军雀跃，万众欢腾”。可北京政府却隆重其事，决定对袁予以厚葬。

8月23日，袁贼灵柩被安葬在河南漳德洹上村北面的太平庄。墓地按皇陵格式布局，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营建。自南而北，首先是上题“袁公林”的牌楼，门内是宽敞的白石甬道，道旁分置12对望柱、石马、石虎、石狮、文臣武将。再前是碑亭，内竖徐世昌所题“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碑。其后又一座大门，有铜鼎炉一座，享堂7间。再后是墓台，设石供桌、石香炉，最后是高1.2丈的圆形宝顶。园内遍植松柏花草，所有建筑均以绿色琉璃瓦覆盖。整个丧葬共耗资70多万元，极尽奢侈。然而，豪华的殡葬仪式、宏伟的墓地建筑，并未使人产生任何缅怀崇敬之情，反给后世留下了更多耻笑诟骂的话柄。

军功仕进 谋术发家

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项城县袁寨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自幼娇生惯养，贪图吃喝玩乐，顽劣异常，放荡成性，无心读书，不思上进。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

遂投至淮军吴长庆幕中，另谋升官发财之道。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决定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武装。袁世凯投机取巧，立即组织幕友编译兵书，并上书当朝权贵，极言改革军制、按西法练兵之必要。1895年底，经王公大臣举荐，袁世凯前往天津小站主持练兵事宜，招兵买马，将“定武军”扩编为7000多人的“新建陆军”，同时网罗死党，把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张勋、赵秉钧、梁士诒、杨士琦等人招至麾下，多方笼络，形成小站系军阀集团。1897年，袁世凯以练兵有功官升直隶按察使。

其后，在光绪帝支持下，变法维新成为一时风气，朝中的许多达官显宦都参与其事，惯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见有机可乘，便冒充激进，随声附和。可在判定维新派必然失败之后，却又暗中向荣禄、慈禧告密，卖身投靠，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慌忙出逃西安，一路上担惊受怕，忍饥挨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袁世凯在血腥镇压义和团、与西方列强巧妙周旋的同时，还不忘向慈禧上奏问安，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绸缎、粮食等物品。第二年慈禧一行就道返京时，袁世凯又派张勋带兵前往护驾，而且亲自先期赶到直隶省界恭候。慈禧见其如此忠心，就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夸奖说：“你们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忠臣哩！”

就这样，袁世凯逐渐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信任，开始步步高升。1902年，被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又身兼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等职，直接掌握了清政府的许多重要部门，其所练北洋六镇军队控制了包括直隶、京师、山东及奉天一部分在内的大片地盘。另外，在他的引荐下，徐世昌、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班子成员也一个个被安插到朝廷和各省区的重要岗位上，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可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封建军阀集团。

但树大招风。袁世凯手握重兵，身兼多职，党羽成群，权倾朝

野，终于引起了满族王公权贵的猜忌与不满。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袁世凯终于失势，于1909年1月2日被摄政王载洋以宣统帝名义着令开缺“回籍养病”。

袁世凯被迫退居河南漳德洹上村后，整日或下棋谈天，诗酒唱和，或扶杖漫步，听莺钓鱼……过着一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目的在于欺骗清政府，借以消除对他的注意力。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着时机，企图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而且相信这个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

光阴似水流年。袁世凯在等待、盼望、焦虑中度过了2年多时间。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次日，消息传到洹上村，恰值袁世凯在家中举行寿宴，他赶紧命人撤去酒席，停止唱戏，开始纵论时势。袁世凯细细分析说，摄政王载洋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崧昏庸无能，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亦无甚大才，看来这一事件不太好办呢！当下就有人提出，处理此事“非宫保出任不可”。袁世凯慌忙摇手说，莫谈国事。其实他是满心欢喜，散席后就作了准备重新出山的周密布置，特别派人赴京孝敬了奕崧一笔很大的数目。

此后，“非袁莫属”、“非袁即亡”的论调就传遍全国。在清廷讨论局势的内阁会议上，受了重贿的奕崧正式提议起用袁世凯，认为袁有气魄，北洋军队又都是他一手编练，如果让他到湖办剿办，肯定能旗开得胜，否则拖延时机，后果不堪设想。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竭力附和。被派往汉口前线镇压起义的冯国璋则按照袁世凯密令“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按兵不动，坐待事态的发展变化。

在袁氏党羽的内外逼迫之下，1911年10月14日，清廷被迫发布上谕，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可袁世凯为报复载洋，一面上奏说：“捧读诏书，弥增感激”，一面却以“足

疾”尚未痊愈为借口，不肯立即出山。而此时武昌起义所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所以摄政王载沣急得坐卧不安，团团乱转，无奈，只得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促行。徐世昌本系袁氏死党，当然与袁沆瀣一气。他到彰德后与袁世凯商定下了借机要挟、夺取军政大权的阴谋。于是回京后，当奕嶠问起有关情况时，徐世昌故意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慰亭太不象话，好像没有他就不行了，以后再别去找他了。”奕嶠连忙追问袁世凯怎么说的，徐世昌这才把他与袁世凯商定的6个要挟条件和盘托出。载沣和其他一些嫉袁的亲贵尽管心有不满，但眼见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将要摧毁清朝统治的大厦，所以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答应由其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看到所提条件基本得到满足，良机已到，就于10月30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谁知袁世凯在就任总理大臣后，并不满足，而是得寸进尺，试图谋取更大的权力。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议和逼宫 窃据总统

袁世凯复出后，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相互搏击中，再次进行巧妙卑鄙的政治投机，试图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逼迫清政府向他交出全部政权，另一方面诱使革命派屈服妥协，最终建立起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

1911年11月，北洋军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攻下了汉阳。武汉三镇只剩下武昌仍控制在革命军手中。但袁世凯却迟迟不发兵攻打武昌，反而提出要同革命军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撮合下，袁世凯派出唐绍仪为代表，与革命军方面的伍廷

芳，先后在武汉、上海进行接触。革命军方面提出谈判必须以袁世凯承认共和制为先决条件，同时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的代表却要求革命军方面承认君主立宪。双方争执不下，只得决定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

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了，并在12月27日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认为自己受了革命党的欺骗。他立即宣布免去唐绍仪和谈代表资格，不承认原订协议，停止谈判，制造紧张气氛。并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若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在北洋将领的恫吓威胁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逼迫孙中山让步。在内外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电袁表示，“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赞成重开议和谈判。不久，南北双方即达成协议：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主义”，孙中山就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继任人。

在得到革命党人推举其为临时总统的确切保证后，袁世凯就鼓动亲信爪牙毫不留情地进行逼宫。

1912年1月19日，内阁外务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士诒、民政大臣赵秉钧在御前会议上一齐向清廷发难，威胁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建议由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以代替清朝。当部分满蒙王公大臣予以严词拒绝时，赵秉钧勃然大怒，指斥王公亲贵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扬言再这样下去他就要辞职不干了，说完拔腿而走，胡、梁也跟着拂袖而去。

为逼迫清廷早作让步，袁世凯还贿赂收买太监小德张和贪官奕嶷、那桐等整日在隆裕太后面前虚张声势，危言耸听，从内部进行恫吓。此外，袁世凯密令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其余将领电奏赞成共和，反对帝制。于是，段祺瑞等人接二连三地致电清廷，宣称若再阻挠压制共和，部队将“立即暴动”。1月26日，段祺瑞纠合46名北

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率领全军将士到京，与败坏大局之王公大臣剖陈利害”。段祺瑞等人的连连兵谏，刀光剑影，令人生畏，吓得隆裕太后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她苦苦哀求袁世凯说：“官保得看在先皇脸上，救我寡母孤儿的性命。”袁世凯听了假惺惺地说：“太后放心，袁某人世受皇恩，岂敢忘义？只是今日时势所趋，推袁某人为大总统，只好权且虚以委蛇，其心还在于大清。大清帝国要亡于南方孙文之辈的革命党手里，还不如暂时逊位，由袁某人料理一个时期，袁某人当尽臣节，保证皇室的种种优待条件。”听了袁世凯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语，隆裕太后感到袁已是志在必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含泪宣布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第二天，孙中山就履行诺言，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举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4日，17省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并委派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暗中授意曹锟部队在京中发动暴乱，放火抢劫，一时北京城中火光冲天，枪声四起。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并坚决表示要以北京为首都。临时政府被迫再作让步，同意建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趾高气扬地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誓要“竭尽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内心却又在一心想着何日能将溥仪抖落的皇袍披到自己身上，登上金銮宝殿过一过皇帝瘾。

处心积虑 阴谋复辟

人心不足蛇吞象。袁世凯绞尽脑汁夺取临时总统的职位后，又开始在共和的招牌下干破坏民主的勾当，在总统的名义下做当皇帝的准备。

1913年3月20日，他指使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积极

鼓吹内阁制并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宋教仁。接着又通过扑灭“二次革命”，彻底打败了国民党，扫除了政敌。借此良机，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强迫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选举。为确保大选成功，袁世凯不仅在会场周围部署了大量荷枪实弹的士兵，还纠集了由几千名流氓、地痞、便衣组成的所谓“公民团”，将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叫嚷着：“今天不选出公民中意的总统，选举人休想出场一步。”果然，直到中午，总统还没有选出来，有的议员就想出去吃饭，却遭到“公民团”的阻拦反对。于是那些议员们困在会场内饥肠辘辘，直饿得眼前金星乱冒，最可怜的是那些鸦片议员，涕泪交流，丑态百出。一直拖到晚上10点，饥饿难忍的议员们才以简单多数法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宣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行制订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使总统皇帝化，总统权力几与皇帝等同。在此情况下，袁世凯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做起皇帝梦来了，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袁世凯的这种心态。传说：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总要睡上一二个小时，醒来时要喝几口茶以醒脑回神。他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玉杯，由贴身书童按时献茶进去。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只极大的癞蛤蟆趴在床上，似在熟睡。书童大吃一惊，手一松，把玉杯掉在地上砸碎了。幸而袁世凯鼾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屋来，急忙去找一位老家人，求他帮忙出个主意，挽救这场临头大祸。老家人仔细想了想，就如此这般地教给他一套应对的话。当袁世凯醒来想喝茶时，不见那只常用的玉杯，就问书童：“玉杯子哪儿去了？”书童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砸碎了。”袁世凯厉声喝道：“什么，砸碎了？”书童点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小的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袁世凯双目圆睁，满脸怒容，不耐烦地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快给我说！”书童不拿正眼瞧他，却指手划脚地说道：“我正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

大总统。”“是什么？混帐东西！”“我不敢往下说。”“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胡说！”袁世凯怒吼一声，打断书童的话，但脸上的怒容已消失殆尽，眉眼间露出隐隐笑意，他沉吟片刻，从抽屉中抽出100元钞票赏给书童，并再三叮嘱此事不要在外面乱说。

由于袁世凯经常念叨“共和办不下去了”，早已窥透其心思的段芝贵、杨士琦、袁乃宽、夏寿田等一帮谄媚小人就老是在他的周围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提出帝制问题。开始袁世凯还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渐渐也说非帝制不可，最后干脆告诉他们：“你们斟酌去办吧！”于是，这些一心想当开国元勋的走狗们，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和袁克定的具体策划下，开始大干特干复辟封建帝制的勾当。

夏寿田按袁之旨意，首先找到历来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要他出面组织一团体鼓吹帝制，为复辟鸣锣开道。1915年4月，杨度赤膊上阵，写了篇《君宪救国论》。袁世凯阅后大为赞赏，下令把文章交汉口段芝贵秘密付印，然后分发各省文武长官们参考，又亲自给杨度题了“旷世逸才”4个大字，由政事堂负责制成金匾，送到杨府去。

杨度接匾后，赶忙到总统府谢恩。袁世凯留他吃饭，虚情假意地说：“皙子（杨度字皙子）啊，不瞒你说，自以为归隐洹上以后，便可安度晚年，以尽岁齿。谁知碰到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你们又硬要拉我出山，收拾残局，拥戴我为民国大总统，奈鄙人才疏德薄，大负众望，日日想还政于民。谁知这副担子总卸不下，你们又要拥戴我称什么皇帝，外国人也纷纷说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叫我如何是好？真是骑虎难下啊！皙子，你是国体的研究专家，你要认为帝制好，怕八九就不离十了。你那篇文章写得好，有道理，洋洋大论，连我都被你说服了，不想做皇帝，但责无旁贷啊。你邀几个人组织一个团体研究一下，帝制要真的有那么好，就帝制，我袁某人唯国家

的前途为是。当然还有谁能匡扶社稷就更好了，袁某自当让贤。”袁世凯一口气把要复辟帝制的话说得冠冕堂皇有理有据。杨度对袁世凯时至今日还不肯说真心话感到好笑，不过想到今后自己能以当朝宰相面目出现便干劲倍增。他立即把袁意告知孙毓筠，接着又把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拉进来当配角，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刘、李、胡、严为理事，并通电各省派代表赴京研讨国体。

筹安会出现，举国惶恐，人人皆知帝制即将死尸还魂。黎元洪等极少数既不赞成又不敢站出来反对帝制的人，建议袁世凯实行总统世袭制，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袁世凯保留共和制度。广大民众则纷纷成立保卫共和制度的团体组织，并撰文揭露筹安会阴谋，要求诛斩杨度等“妖孽”。早已逃至广州的君主立宪派主将梁启超也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寄给天津《顺天日报》发表，放胆攻击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罪行。

杨度、孙毓筠等自恃有袁世凯撑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抛弃“研究讨论”的外衣，把部分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国，对此袁世凯尚不敢表现得过于露骨，况且时机还不成熟，所以，9月6日，他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发表宣言称，他的大总统是国民公举的，如果国民多数要公推他做皇帝，他也只得服从。国民请愿是正确的，不过他身为总统，主动叫国民请愿改革“国体”，与地位“似难相容”，难以启齿，云云。“犹抱琵琶半遮面”。

倒行逆施 自取灭亡

为继续盗用全国人民的名义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在筹安会组织人员向参议院请愿之前，袁世凯还秘密组建了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铃、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等10人参加的中枢班子。

1915年9月19日，梁士诒就纠集一批狐群狗党，在安福胡同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沈云霁任会长，他自己在幕后操纵。他嘱咐袁世凯表面上尽管唱红脸反对帝制，由他唱白脸，制造民意。

在请愿联合会的煽动蛊惑下，短短几天之内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体纷纷登台亮相，其成员上自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无业游民、地痞流氓、三教九流，行行齐全。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所以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分别组成了请愿团，手持彩旗，狂呼乱叫着聚集到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恳求袁世凯顺应民意，早登帝位。强奸民意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请求”袁世凯赶紧做皇帝，“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

既然出现了“全国性要求”的场面，袁世凯就觉得再也不能违拗“民意”了，决定按既定计划举行“正式的”、“合法的”国民代表会议，投票表决关于国体和选举皇帝问题。

1915年12月11日，在刀丛枪林中，参议院举行全体会议，汇集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的人数和国体投票的总票数。上午11点半，推举袁世凯为皇帝的参议院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袁。下午，袁即下达申令，以“功业不足称述”等为由假意推让。参议院知其用意所在，立即再次递呈推戴书。这次袁世凯再也没有“谦让”，12日他就当仁不让地下令承认帝位，并在申令中厚颜无

耻地自我辩解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诤在人后？”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按照封建礼节，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

随后，袁世凯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为登基作准备。为此，成立了以朱启铃为首的大典筹备处。下令改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元殿、保和殿为建极殿，重新予以油漆装饰，还花费80万元定制了2袭金绣龙袍，花12万元雕刻了1颗镌有“延膺天命、万祚无疆”的玉玺……总计，大典筹备专款足足用去2千万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袁世凯专等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称帝了。可就在此时，风暴骤起。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率先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他们通电要求取消帝制，严惩杨度等13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出师讨袁。

云南独立，宣告了所谓“民意”的破产，敲响了帝制的丧钟。袁世凯气急败坏，急令政事堂、参议院通电子以驳斥，并下令褫夺蔡锷、唐继尧等人一切官爵，调兵遣将进行镇压。与此同时，袁世凯无视国民的反抗，一意孤行，继续加紧称帝的准备工作。1916年元旦，他将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启用洪宪纪元，径自做起皇帝来了。可前线的战况着实令人泄气，袁军在川南、陕西连连败北，革命党人又在其他省份策划起义，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口头警告，使袁世凯应接不暇，焦头烂额。1916年2月23日，他被迫忍痛宣布暂缓帝制活动，准备待形势好转后再续前梦。

局势一度似乎确是在按袁世凯的设想发展，川、湘、桂、滇前线捷报频传。可惜好景不长，形势便急转直下。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龙觐光征滇军随之被消灭，此举给前线袁军以沉重打击，普遍产生厌战心理。将领们也接受段祺瑞密示，屯兵不前，且日索饷械，与袁为难。再请张勋发兵增援，亦遭拒绝。至此，袁世凯才悲哀地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培养并依为生命的北洋军队再也不足恃了。更令袁世凯震动丧气的，是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端、汤芗

铭5将军联名电请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袁世凯看到此电，惊得魂飞魄散，他绝望地对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袁世凯自感不妙，于3月17日将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士琦也感到已回天无力，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一看势难挽回，遂于3月22日发表撤销帝制申令，第二天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

这样，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自行废止该年号，前后仅83天。他当了83天闭门天子，做了一场皇帝梦，登基大典尚未举行，“圣旨”未出宫门一步，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但袁世凯在被迫撤销帝制后却又自居总统职位，继续擅权独裁，表面同意举行和谈，暗底里准备再战，使人民的反对情绪更趋高昂。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各地纷纷发动起义武装讨袁，社会舆论也掀起了决不承认袁为总统，要其下台的高潮……讨袁的烈火已经燎原，迫袁下台的呼声响彻云霄。袁世凯已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22日，被袁世凯视为心腹的四川督抚陈宦突然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强调与袁个人断绝关系。29日，袁的另一忠实走狗汤芗铭又宣布湖南独立。这2个凶讯使本已重病在身的袁世凯羞愤交加，病势立即转剧，6月初就卧床不起，6月6日凌晨开始处于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闻讯急忙赶到居仁堂袁世凯病榻前。徐世昌问他总统继承人应是谁，袁世凯含混地说了“约法”二字就不能再言。上午10点，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一命归西，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